

作孽的日本鬼子

我的老家在唐山市玉田县麦坡村。1941年我6岁时，县城里的日本鬼子、伪军、汉奸三天两头到我们村来抢东西，无端地打人骂人，闹得人心惶惶，鸡犬不宁。

这年初夏的一天早晨，天还没亮，人们还在熟睡。突然，村外响起密集的枪声，子弹“嗖嗖”地从我家的房顶上穿过，把全家人都惊醒了，吓得赶快蹲在炕沿下躲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枪声停止了，敌人开始进村，挨家挨户地敲大门喊：“里边的人都统统出来。”有的敌人还闯进院子里抓鸡抢鸭，闹得鸡飞狗跳。听声音，有日本鬼子、伪军和汉奸。

我父亲听到敲门声，就把大门打开了，一个头戴钢盔、手里端着刺刀的鬼子进来喊道：

“里边的人都赶快统统地出去。”听到鬼子的叫喊声，我们全家人都赶快往外走。我看到鬼子一脸凶相，特别害怕，紧紧靠在母亲的身旁往外走。

我们到街上时，街上已经有很多人。一会儿，小鬼子把街里的人都赶到后街去了。我们到后街时，后街也有许多人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鬼子正用马鞭狠劲地抽打一个人，这个人被绑在一个长板凳上。鬼子问那个人：“八路军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没有看见，不知道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那个人是我二堂哥张旭恩。鬼子见他不说，就给他灌凉水，在他的腿上压杠子，疼得他撕心裂肺地叫喊。鬼子又问他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叫我啥呀？”鬼子见他还是不肯说，又给他

灌凉水、压杠子，然后问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二堂哥说：“你打死我，我还是不知道。”气急败坏的鬼子见无计可施，就再给他灌凉水、压杠子，二堂哥一下子昏了过去。小鬼子见状，就往他头上泼了一盆凉水，二堂哥醒了过来，鬼子问他：“你说不说？”他说：“我说过几遍了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相信，你就打吧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鬼子见什么招数都用上了，也问不出什么结果，只好把他放了。

二堂哥被马鞭子抽得遍体鳞伤，血迹斑斑，大腿被木头杠子压得肿得很粗，没有一点力气站起身来，是家人用床板把他抬回家的。

二堂哥回家后，二堂嫂把他身上血迹斑斑的衣服脱下来，擦净血迹，抹上药，换上干净衣

服，给他做好吃的调养身体。为了尽快让二堂哥肿胀的腿消肿，二堂嫂每天给他按摩。

在二堂嫂的精心照顾下，二堂哥的身体总算有所好转，能在炕上站起来，一点一点地走动了。

几天后，母亲领着我，提着一筐鸡蛋去看二堂哥。二堂嫂感激地说：“谢谢婶子你们娘俩。他比以前好多了，但是还不能下地走动，只能在炕上练习。”母亲气愤地说：“作孽的日本鬼子，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，真是可恨至极，不得好死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母亲对我说：“你要赶快长大，长大后去当八路军，狠狠地打鬼子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，给你二堂哥，给千千万万受日本鬼子残害的中国人报仇雪恨。”张旭光/文

当知青时险些受伤

三伏天正是酷暑难耐的时节，农作物却喜欢这个季节。家乡的农谚说：“大暑不暑，五谷不鼓。”“大暑无酷热，五谷多不结。”只有经历了大暑的炎热，玉米、大豆、谷子等农作物才能快速生长。

1974年，我在河南淇县庙口公社知青农场当知青。每到夏季，在玉米地里锄草时，我和男知青们穿着背心，钻进一人多高、密不透风、闷热如蒸笼的玉米丛中，不仅汗流浹背，还得

忍受玉米叶像微型锯齿一样拉着裸露的肌肤。如果拉破皮肤，汗水随即浸入伤口，如同被蜜蜂蜇了一般，疼痛难忍。这还不算什么，为了给玉米施肥，我还差点儿伤了眼睛。

氨水是一种化学肥料，有强烈的刺鼻气味，并具有弱碱性和腐蚀性。有一次，我们去淇县生产公司拉氨水，在往我们的容器里倾倒时，一滴氨水突然溅入我的右眼中，顿时有一种烧灼感。我急忙捂着右

眼，向距离1公里左右的城关卫生院跑去。五官科没有医生，一位护士反复为我作了清洗处理。后来我又到县医院五官科，医生诊断为碱烧伤，并开出休息10天的证明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我的右眼才恢复正常。没想到，在玉米地耩氨水时，犁铧处出氨水的小孔被泥土堵住了，我只好用小棍往外掏，不料掏出的氨水泥借着小棍的弹力，一下子弹入了我的左眼，我又感觉到那种

烧灼感。好在地头有条小渠，我毫不迟疑地快步跑向那里，不断地撩着渠水冲洗。后来感觉问题不大了，便又继续耩起了氨水。

伏天连三秋。过不了多少天，就会进入金色的秋天。累累硕果，不仅是大地收获，也饱含着我们辛勤的汗水。

我们作为知青，在农村的广阔天地经受磨炼，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品质。韩峰/文

朝花夕拾

深山调研行

1984年夏天，我在邢台市临城县政府工作。为了让群众尽快脱贫致富，我带领民政局副局长和政府办一行4人，到深山区蝎子沟进行调研。蝎子沟并非一条沟，当时是临城所辖的15个乡镇之一，叫双石铺乡，面积250平方公里，辖6个行政村。蝎子沟位于临城最西部，俯瞰状如头东尾西的蝎子，有多条沟壑，植被茂密，生态环境保存完好，森林覆盖率89%以上，盛夏气温平均23℃，被称为“太行山最绿的地方”，是极佳的避暑胜地。

要到蝎子沟，得翻越海拔1000多米的将台岭。我们一行4人带了一塑料桶水，让司机开车将我们送到山下，而后每人拿着一个拐杖，盘山而上。我们攀上将台岭，然后缓缓地下山，经过4个多小时，才到达乡政府，在那里住下。后来，我们深入到双石铺、寺台、戎家庄等村，到农户家访贫问苦，召开座谈会。回到县里后，结合其他乡镇的情况，我们分别给地区、省里写了报告。1985年，上级部门给当地划拨扶贫基金150多万元。贾培兴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。

图说往事



在天安门广场留影

1964年10月，我出生在吉林省的一个村庄。从上小学起，我就喜欢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这首歌。那时，我经常想，如果能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去看看，该有多好啊！

1972年，我8岁那年的夏天，虽说家里的条件不是太好，但是，父亲为了满足我的愿望，还是带着我乘火车到北京玩了一天。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，我在天安门前拍了这张纪念照。

傅传/口述并供图 李朝云/整理

婚恋故事 一分钱彩礼也不要

1967年，我正在唐山上大学，就在我即将升入大五的暑假，我回家休假了。一天，应媒人三婶的邀请，我晚上去她家相亲。

之前我听三婶介绍，姑娘是她的二外甥女，25岁，名叫玉香，是外村的。当天晚上，我如约来到三婶家。刚一进屋，让我大吃一惊，大屋里点着大灯泡，把屋子照得通明瓦亮。炕上早已坐满了大姑娘、小媳妇，地上的长板凳上坐着中青年男子，还有人干脆就站着，窗外还有小朋友隔着窗口看热闹。

我进屋前，他们正在谈笑风生。我进屋后，他们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。这时，三婶对我说：“大侄，你来了，也没地方了。我往一边挪一下，你就坐我身边吧！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此时，屋内异常安静。忽然，在炕上坐着的人群里，有个陌生的姑娘突然说：“我没意见了！”她这一声表态，三婶马上对我说：“大侄，你看，既然我外甥女没意见，咱们这门亲事就算成啦！按咱们农村的习惯，今天就算相人，明天我们就去你

家相家。大侄，你说行吗？”我听了，高兴地告诉她：“行。”说完我就回家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就站在我家大门口恭候三婶和玉香到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就见三婶和玉香来了。这时，我才看清玉香的长相，不禁暗暗惊叹：“好漂亮的姑娘呀！”

之后，她向我表态：“张顺，咱们都是新时代青年，结婚一定要给你们村的青年朋友做出个榜样，做到移风易俗，喜事简办，我一分钱的彩礼也不要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”我听了，喜不自禁地回应：“那太好啦！”

1968年12月18日，我俩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张顺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图说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